

1965年9月初,为了遏制印度陆军和空军对拉合尔的联合攻势—— 巴基斯坦“百机大轰炸”扭转战局

印巴发展空军战力

上世纪60年代,印度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印度陆军扩建了10个山地师,还为装甲部队购买了数以百计的苏制坦克和英国造坦克。印度空军也获得多达580架战机,其中空战主力是英国提供的“猎人”和“蚊蚋”战机,法国提供的“飓风”和“神秘”等型战机则主要用于对地攻击。此外,印度还在1962年获得苏联的技术输出,能够组装生产米格-21超音速战斗机。

由于当时的米格-21被吹得神乎其神,许多印度政客认为印度空军已可称霸南亚天空。尽管印度空军参谋长阿尔琼·辛格中将告诉总理夏斯特里,要实现人与装备的结合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夏斯特里的回答是:“国家为军队付出了许多,当国家需要你们的时候,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安排。”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空军的规模不到印度空军的一半,但战斗效能却凌驾于对手之上。依靠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巴空军得到120架美制F-86“佩刀”战斗机,32架美制B-57轰炸机、14架美制F-104“星战士”战斗机。

争夺资源引爆战火

1965年,由于有消息称印巴存在争议的库奇沼泽地带蕴藏着油气资源,两国政界的神经都被调动起来。当年8月,印度陆军率先进入争议地带,巴军随即跟进,一系列武装摩擦逐步从几个哨所扩展到营级甚至团级部队的介入,而两国高层都无意约束边界冲突的扩散。8月底,印巴军队从克什米尔到库奇一线全面开战,战争真的爆发了。

起初,印巴两国空军高层还有些“惺惺相惜”,因为印度空军参谋长阿尔琼·辛格和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努尔·汗曾同为英属印度皇家空军的中队长,参加过1944年至1945年抵抗日本侵略的经历,同时两人都不希望印巴战争无限扩大。

然而,开战容易停战难。尽管印巴空军有心“避免接触”,可是在地面战场上,两国陆军已经打得如火如荼,急盼空中支援。尤其是印度陆军在进攻巴基斯坦重镇拉合尔的过程中遭到巴军的顽强抵抗,损失惨

印度和巴基斯坦历史积怨甚深,两国间多次发生局部战争。总的来看,印度的军力和军备都占有优势。在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中,面对地面作战的不利战局,规模很小但战斗力强悍的巴基斯坦空军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心,向印度纵深空军基地发起致命攻击,最终迫使强大的对手同意媾和,此役被称为“大卫与巨人歌利亚的较量”。

重,印度总理夏斯特里越过国防部长,直接要求印度空军紧急驰援,掩护陆军直插巴基斯坦心脏地带。

8月31日至9月2日,印度空军率先“破戒”,出动数十架战机空袭巴基斯坦后方兵站。这下子可把巴基斯坦人惹毛了,巴空军迅速出动大批“佩刀”战机实施拦截。3日,一架巴空军的F-104“星战士”在马斯鲁尔机场附近成功迫降1架印度“蚊蚋”飞机,印度空军飞行员西坎德成为二战后第一个“空中俘虏”。

尽管巴空军取得空战胜利,但“家大业大”的印度空军还是依靠数量优势逐渐扳回主动权。从9月1日至4日,巴空军以损失3架“佩刀”战机的代价,击落8架印军战机,可是印度人根本不在乎这点损失,仍持续向战区派遣数量惊人的战机,同时还为前线陆军配置更多的高炮部队,巴基斯坦空军的“空中自由”逐渐变得越来越小。

印度陆军逼近拉合尔

9月5日,印度陆军在“拉合尔-卡苏尔”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印度第11军突破运河天险,该军的第15步兵师于当天黄昏进驻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市郊。

鉴于印度第15步兵师威胁最大,巴空军在攻击该部时投入了最大力量,“佩刀”战机频繁用12.7毫米机枪和机载火箭弹猛烈打击该师的行军纵队,第15师最精锐的第3贾特营就在空袭中损失了所有无后坐力炮,印军不得不暂停前进。



巴基斯坦空军基地整装待命的美制F-86“佩刀”战斗机

此时,巴空军参谋长努尔·汗接到总统的命令:“去打掉印度人的机场,剥夺他们的空中优势。”努尔·汗迅速抽调精干参谋军官组成小组,仅用10个小时就拿出了详细的空袭方案。他决定从白沙瓦、萨果达基地出动“佩刀”战机攻击印度空军在旁遮普邦的帕赞科特、阿达姆浦尔、哈尔瓦拉基地,而从毛里浦尔起飞的B-57轰炸机则去轰炸贾姆那加尔,合计出动110架战机,意味着这将是一场全面的空中战役,而行动时间就定在9月6日。

对于巴空军的“决定性行动”,印度空军参谋长阿尔琼也有所提防,他曾给帕赞科特基地司令罗桑·苏里上校打电话,提醒部队注意防空,并要求相邻的阿莫利则空防司令部为其提供雷达预警服务。

巴方空袭印军基地

9月6日清晨,阿莫利则空防司令丹达帕尼上校电告罗桑·苏里上校,称发现巴军“佩刀”战机从萨果达起飞,并用超低空飞行摆脱了印军雷达跟踪,可能会越境攻击。苏里的副手建议派战机起飞巡逻,但被苏里拒绝。苏里认为,巴基斯坦重镇拉合尔即将陷落,巴方根本没有精力来入侵印度本土,“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派出更多飞机支援前线”。

6日7时许,印度空军驻帕赞科特基地的第3中队4架“神秘”式战斗机升空,赴巴境内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同在该基地的第23中队2架“蚊蚋”式战斗机负责高空掩护。

这种搭配方式如果没有遭到巴空军的强力拦截,倒还说得过去,可一旦碰到强硬对手,印度人就很可能吃大亏,原因很简单,强调机动性能的“蚊蚋”机体娇小,携带的燃油较少,一旦“蚊蚋”降落加油,“神秘”机群就会失去空中掩护。

也许是印度人的运气太差。就在2架“蚊蚋”战机燃料将尽之际,数十架巴空军的“佩刀”战机杀来。虽然,驾驶“神秘”战机的印度飞行员特里洛查·辛格上尉刚发现敌机就通过无线电呼叫支援,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巴空军的“佩刀”战机低空掠过印度空军帕赞科特基地,用机枪和火箭弹猛烈扫射停在机场上的印度机群。紧急升空的印度战机也被巴方一一击落。

侥幸跳伞逃生的特里洛查·辛格上尉后来在地面上遇到了同样死里逃生的“蚊蚋”式战机飞行员莫尔德什瓦,后者咒骂着“蚊蚋”式战机小得出奇的油箱,“如果燃料够的话,我至少能干掉4架‘佩刀’”。可是这些话只能说说说而已,他和帕赞科特基地的其他印度飞行员一样,只能躲在隐蔽壕里,等待巴军战机打光弹药后撤离。

据事后统计,巴军机群撤离时几乎毫发无伤,对他们来说,这次空袭简直就像一次完美的舞会——印度空军的1架C-119运输机、4架“神秘”式战机、2架“蚊蚋”式战机和2架米格-21战斗机被摧毁,帕赞科特基地至少三个月无法使用。与轻松空袭帕赞科特相比,巴

空军对阿达姆浦尔和哈尔瓦拉的空袭就比较费力了。攻击阿达姆浦尔的巴空军“佩刀”战机编队,在空中遭遇印度空军第7中队的巡逻机群,他们装备英国造“猎人”式战斗机。双方一照面就开始做同样的事——扔掉副油箱,快速爬升,抢占高度。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印度人的空战技巧被巴基斯坦人彻底压倒,印度战机编队的长机为躲避“佩刀”发射的密集火力而坠毁。巴方战机编队的队长阿拉姆中校为节省燃料和弹药,命令僚机不可恋战,继续向阿达姆浦尔挺进,最终击毁了至少12架停在地面的印度飞机。

进攻哈尔瓦拉的巴空军编队由拉菲克少校指挥,他们全程采用超低空突防,虽然这样可以避开印军雷达的搜索探测,但也容易落入印军地面高射炮火的陷阱。不过,拉菲克编队的运气不错,有惊无险地飞抵目标区域上空。接下来的战斗就变得“按部就班”,巴军战机以高速通场的方式,向停放在地面上的印度军机和基地设施猛烈开火。

由于巴军飞行员接受过严格的空对地打击训练,事后印军检查受损飞机时发现,巴基斯坦人发射的弹药大多数都准确命中目标飞机的要害部位。受损飞机即便可以修理,花费的钞票也与购买新机相差无几,这意味着受损飞机只能报废,或者拆卸后充当备件。

印军遭遇“滑铁卢”

最终,巴空军在9月6日的战役进攻行动达到了预期目的,至少有30架以上的印度战机变成废铁,印度空军设置在前线的4座机场也被完全瘫痪。尽管印度坚持把战争打到9月21日,但他们只不过是面为了面子而继续战斗。由于无法得到空军的支援,印度陆军的第11军面对坚城毫无办法,反而成了任由巴基斯坦空军蹂躏的对象。针对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的进攻变成了印度军队的“滑铁卢”。至9月底停战,巴基斯坦方面在战后声称在空中行动中中共击落和摧毁104架印度飞机,自身损失仅19架,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战果。 萧萧



史海钩沉

73年前,侵华日寇海军大将毙命广东

1941年2月6日,中国报刊报道了一则日寇海军大将大角岑生座机被中国军队击落的消息。随后,日本海军省也发布文告承认大角岑生在中国战场毙命。这一消息让中国抗日军民倍感鼓舞。

大角岑生其人

大角岑生,1876年生于日本爱知县。先后就读于海军学校和海军大学。1909年至1912年,大角在日本驻德使馆任职。归国后,在日本军令部任参谋。1918年,大角出任日本驻法使馆副武官。1922年,大角就任军务局长和第3舰队司令官。1925年,大角任日本海军次官。

1928年后,大角先后出任海军第2舰队及横须贺镇守府长官。1931年4月,大角晋升海军大将,任军事参议官。之后,他在犬养毅和

斋藤实的内阁中出任海军大臣。1935年,他因“九一八事变勃发时的海军大臣”而受封男爵,却受到海军内部的嘲笑。随着职务升迁,大角岑生的侵略野心也不断膨胀。他与陆军大臣林銑十郎一同要求议会将国家税收的一半拨为军费。

1937年日本全面启动侵华战争后,日本出动航母进驻珠海市唐家湾外海,封锁和骚扰中国商船的海上运输和渔民的捕鱼活动,并时常派出飞机袭击广州及周边铁路、公路,之后又占领珠海三灶岛,在岛上建设军用机场。1937年12月13日,日寇占领南京。之后不久,大角岑生曾到南京光华门一带视察。

1941年初,大角岑生代表日本最高军事当局来华策划扩大侵略战争,先后飞抵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与侵华日军高级指挥官接触。

海军大将毙命

1941年2月5日清晨,大角岑生乘坐日本海军的大型运输机(机长黑濑寅雄),率僚僚从广州机场起飞,由6架战机护航,前往海南岛就任南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为进攻香港和东南亚做准备。不料,大角的座机在伶仃洋上空遭遇旋风,引擎失灵,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拟迫降三灶机场修理。之后又遇大雾,飞机迷航后闯入中山县第八区(大赤坎乡)中国挺进第三纵队的阵地上空。

挺进第三纵队的防空观察哨发现日军运输机后立即上报纵队司令袁带,袁带当即下达射击命令。日军运输机随即遭到地面机枪火力的密集射击,多处中弹失去控制,最终坠毁在珠海市斗门县黄杨山的山坳中。之后,坠机地点发生剧烈爆炸。

不久,袁带率部队迅速赶到坠机地点,先行封锁了三条进山的路口,接着进行搜索。在徐徐的余烟中,官兵们找到了10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其中有2具佩戴着日本海军军官服饰。从捡得的证件上发现,头部中弹、额头炸裂者正是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成为抗日战争中被中国武装击毙的最高级海军将领。另一名日本海军少将须贺彦次郎则被烧得尸体焦黑,面目全非。

搜索部队还在现场发现了日军的军用地图、笔记本、指挥刀及银币,以及装有大量日军绝密文件的2个保险箱。此后不久,三纵部队将这些东西装在2个大木箱中,运到了粤北的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部。

战犯葬不见尸

大角岑生的座机被击落后,日

军曾紧急出动飞机100余架次,组成多个搜索救援编队,在中国珠海和新会沿海进行低空拉网搜索,企图寻找飞机残骸,却一无所获。

几天后,日军山崎部队派兵从江门乘舰艇入侵斗门,企图到现场处理后事。在斗门北松山,塘基遭到刘登山率领的广东游击二支队和陈伟民带领的挺进第三纵队第八支队等抗日武装的猛烈阻击。之后,日军又在大赤坎村强行渡河登陆,遭到冯扬武率领的游击队阻击。日军行动受阻后,随即避开斗门城,绕道进山,但仍找到飞机残骸,大角岑生的尸体无处寻觅,最后只得撤离。

日本最初不承认有飞机被中国武装击落,直到2月20日,才为大角岑生举行了葬礼。至此,侵华战犯大角岑生在异国他乡落得个葬不见尸的可悲下场。 王凤岭